

在人武部的那个夜晚

罗元生

一晃已是36年前的事了。
1987年10月底，我从宿松县五里乡应征入伍。按规定，出发前的那天晚上，全体新兵统一住在人武部。

那是中秋之后的一个夜晚。月亮如一把镰刀半挂在天幕上，发出一丝清冷的光。晚饭后，有两个多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，但出门时要向值班的接兵干部请假，而且要准时返回。我请了一个假，到人武部西边的宿松中学去见见几位老同学，向他们辞行。就这样，步行约15分钟的时间，我来到了宿松中学南门。

这里我是熟悉的，知道文科复读班就是靠南门的那一排平房。我走近朝北的那个窗口，向教室内观察，我要找的是邓秋爽同学。他正在埋头看书，我就喊了他一声。听到我的声音，他马上就跑了出来。“秋爽，我明天一早就要去部队了，今天来向你及老同学们告个别。”听我这么一说，他马上转回到教室，轻轻走到几个我们熟悉的老同学身边，告诉他们这个突然的消息。很快，一下子出来了八九位同学。

我们在教室前面的一棵大杨树下，随意围站成一个椭圆形的小圈，大家简单地说几句话。

这个时候，同学们和我一样，内心五味杂陈，我们都是高

考战场上的败北者，他们选择了重读再战，而我选择了另外一条完全陌生的“新路”，这条路充满荆棘和挑战。

同学们大多是给我祝福和安慰。有人说，去了部队至少目前不用再受寒窗苦读的折磨，当几年兵，应该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，说不定很快会考上军校，又去上大学了。还有同学对我说：“罗元生，将来你考上大学，当了军官，不要忘了我们这些一起走在高考独木桥上拼命的老同学啊！”

我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对同学们的良好祝愿表示感谢。

可就在这时，吴胜却讲了这么一句话：“罗元生，我们都是文科生，部队考大学只考理科，你一定做好两手准备，考不上军校也希望你能在部队好好干。”

其实，在参军报名之前，我也了解到部队军校只招理科生。可如今，吴胜这话一出口，大家都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我也就只好接着他的话说：“走一步算一步吧，能上军校当然最好，考不上，我也要坚持在部队干好。”

吴胜讲的是实话。文科生参军到部队，极少的人能考上军校。他曾有个姐夫在部队当兵，比我们知道的事多。

很快就到9点了，教室里都是挑灯夜战的身影。我也祝福同学们，再坚持一年，明年会考上更好的大学，去实现人生的理想。说完之后，我立即转身，朝人武部方向走去。

告别了同学们，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

本来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，可以选择再次向高考发起冲锋，然而家里的经济情况完全不允许，去远方，或许会看到别样的风景。

大约9点半左右，我正准备睡觉，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唤我的名字，我也没有答应，马上走到窗外，才发现是吴胜匆匆赶到了人武部。他一见我，就塞给我一个浅蓝色的塑料日记本，在日记本上还写了两行字：“光荣入伍，心想事成”。他说：“明天早上我不能来送你了，到部队之后，给我来信吧。”说完，转身融入苍茫夜色。

躺在床上，我就想，这个吴胜真是奇怪，他怎么又跑过来一趟，是不是因为刚刚在学校说的话，过来安慰我？没有必要嘛。可又转念一想，吴胜出身于干部家庭，说话办事素来比我老练，他与我关系也一直很好，他是在鼓励我啊。

这个夜晚，我怎么也睡不着。学校那熟悉的教室、教室里明亮而柔和的灯光、课桌前堆积如山

的书本，以及那一个个伏案苦读的身影……一幕一幕，在我眼前挥之不去。而这个夜晚，几个老同学的话，又反反复复回旋在我耳边。

就这样，我迷迷糊糊地在人武部躺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一早，随着统一口令，登上了北上的汽车，挥手向这个熟悉的地方告别……

那一夜，那一席话，那几个同学的面孔，还有那个塑料日记本，就这样定格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伴随着我30多年的军旅生涯，温暖和激励着我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的日日夜夜。



罗元生，1987年入伍，卫生管理、工商管理硕士。业余长期研究党史军史，著有《共和国首任总参谋长徐向前战传》《百战将星王尚荣》《开国将帅的临终时刻》《吃出战斗力》《健康丝绸之路——中国国际卫生合作纪实》《顾诵芬：把理想写在祖国蓝天》等作品18部



即将国庆，有长假。好多亲朋预约，喊我务必回故乡喝酒，我心头热热的。昨天九一八，又在呜咽的警报里读到魏振强稿约，令我为宿松叙事，心头再热。魏振强知道我老来漂泊异乡，日日琐事无非陪小朋友搭积木，特地叮嘱我带孙子莫忘赐稿，语重心长。我愿意与老魏亲近，喜欢他倡导的文学与文化、酒局与酒风。那叙事就不妨从喝酒开始吧：记得某年某个周末老魏乘兴出游，原计划前往某县，忽然半途“变卦”，以为“不如先去宿松搞一场”，我得到消息，喜不自禁，觉得应该在宿松地界张灯结彩。那天酩酊，我们各得畅怀。

宿松佬一向喜欢拉人喝酒。早



吴忌，退休教师，出版有《被收缴的语文——一位语文特级教师的工作札记》等五种

回宿松喝酒

吴忌

在大唐，县令阎邱就曾亲自拉李白喝酒。此时的李白刚刚从九江监狱放出来，一身麻烦。阎邱邀酒，只为患难。请李白喝酒，天天喝酒，不附加任何条件，既不招商引资，也不索要诗文。“二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。”如此喝酒就是性情了，雅事也。记得有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告诫我，做个文人嘛，一定要“喝好酒，交好友”，彼时，我教书之余，兼职县政协常委。长者说，若不能践行喝酒交友的使命，就是没境界。久而久之，我对约酒与喝酒就有强烈的使命感。比如当有电话约我回乡酒集，我也偶尔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愿意晨起自驾，五小时长驱赶一场酒局，快意也哉。

而这次约稿需要“讲述宿松境内发生的事”“需有明显的宿松印记”。那我就应该为家乡传美了。而许多旧事，似乎也没有再说的必要。不过此情此景，我倒是想起我娘说起过的国难往事：当年，每有日军飞机轰炸宿松县城，我外婆一定会急匆匆迈一双小脚在飞机低飞的轰鸣里跑向灶台，伸手从锅底摸一把火墨涂在我娘的脸上，涂在我大姨二姨的脸上，然后拉着她们跑进后山的树林。转眼之间，县城方向就会传来巨响，冒起浓烟……我娘给我讲这些往事的时候，我就情不自禁往她脸上看，似乎在寻找那些火墨的印记。我娘说，那些锅灰，是好几天都洗不掉的。今天想起，我还是苦痛：那一层暗黑的锅灰，似乎也在我的脸上。往事多是伤怀。而近来的宿松，倒是新闻不断。比如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《通报》，只是其中人事颇不宜说，想想我都红着脸，一定找人喝一壶闷酒。

话说喝酒，我在宿松教书四十年，课余最主要的文化活动就是纠集一批趣味相投的朋友喝酒。可我本不善饮，喝着喝着，就爱上这酒气氤氲的酒局了。早年，我写过杂文《看人喝酒》，后来渐渐有瘾，还特地将几个喝得开心的朋友在手机通讯录里“置顶”以便呼喊。朋友喝酒，毫无目的，聚在一起，无非意气洋洋说三道四，所言无非先秦诸子、西洋圣哲以及一些道听途说的传奇。这也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吧。偶或意酣，事后可能还有酸腐发诗文。而诗文一旦浸染了酒气，也会惹事，普天之下的酒徒就会寻着当年李白“对酌”而“花开”的路径来到宿松，然后喝酒。因此，我家里也算是“座上客常满，杯中酒不空”。我们一边喝酒，一边分行，不意竟将偏僻的宿松弄成了中国第三个“诗歌之乡”，这则有些意

外。不过，我老婆时常蹙眉关心我，“又没钱了？”我说，热闹啊。只是近年，我老婆先我退休移民南京带外孙子去了，我一个人在宿松喝酒，就有些索然。过去醉而归，只要临近家门，被我老婆一番数落，立即就醒酒了。但现在，总会有那么一丁一点的寂寞……

与意气相投的人喝几杯是一件开心的事情。酒局组得好，不说繁荣地方第三产业拉动GDP，至少也算是文化事业吧。我对家乡没什么贡献，无非偶尔招惹一帮夸夸其谈之徒喝个酒。而今，我自己倒是成了个异乡人了，反被一些故乡的老友呼唤着回去喝酒。好在宿松通了高铁，风驰电掣一番，也是快意。我内心的温馨一多半还是念念不忘那些愿意坐在我家里喝酒的朋友。有时，我们酒后倦怠，就坐进书房，俨然魏晋，吞吞吐吐不着边际，其实这酒后也是一地鸡毛。

我上一次回宿松喝酒有些感伤，因为异地导航我居然找不到老宅方位——破凉镇破凉社区破屋组10号。爹娘过世之后我重建了老屋，请宗家吴雪老师题了“吴家破屋居”的门匾。而今千百年的“破凉镇”被改名“华亭镇”了。“破凉”原是出县城北上路边的一处“破凉亭”，先是方便路人歇脚，后来就有了口碑，成就了集市与地标。大抵我们改个地名，我那老家就会立即繁华起来。不过，此镇既不是上海嘉定的华亭镇，也不是福建莆田的华亭镇。但故事，终归是宿松的故事；喜庆，我应该一边喝酒，一边生出一层一层的欢喜。